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。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公冶長篇」第八章：

【孟武伯問子路仁乎。子曰。不知也。又問。子曰。由也。千乘之國。可使治其賦也。不知其仁也。求也何如。子曰。求也。千室之邑。百乘之家。可使為之宰也。不知其仁也。赤也何如。子曰。赤也。束帶立於朝。可使與賓客言也。不知其仁也。】

「你們在此聽講，極不容易，就是為了求學。應當用心聽，聽後要求能夠變氣質。禮記說：只聞來學，不聞往教，論語又說：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不這樣就是空來一趟，有如行屍走肉。我們學論語，但求不受共業，不受原子彈的惡果。」這一章書一開頭，雪廬老人講對學《論語》的一個態度，就是要用心來聽，聽了之後要求能夠改變氣質。不是這樣，我們到人間來是空跑一趟，有如行屍走肉，人一生，這樣醉生夢死的過了一生。我們學《論語》就是求不受共業，現在的人都是造惡業，我們學了《論語》就是要求不造惡業，不造惡業就不受共業，不受原子彈的惡果。這原子彈就是現在講的核子武器，這個世界眾生造的業造得嚴重了，果報就是核子彈的惡果，就是大災難。共業當中有別業，別人不修，我們自己要修。

「孔子的境界，我們提倡，人家也提倡，但是不同。」這是雪廬老人講，孔子的境界，我們提倡，別人也提倡，但是這個有不同的地方。「我們沒有政治作用（沒有政治立場），不為名利。我為利為名嗎？」雪廬老人試問的話。「九十多歲的老人壽與祿都有定數了，多吃多穿只是造罪而已。」當時雪廬老人講《論語》已經九

十幾歲了。「這種事佛經有說，中國書也有，從前的人都懂，現今的人只知名利，醉生夢死而已。」這是現在人，的確大多數人也都是這樣，都是只知道要求名求利，醉生夢死這樣過日子，這樣而已。「佛陀比孔子固然高，但是孔子的境界我們也不知道，不如道便不可以狂妄荒誕而輕視孔子。」這也是我們要知道的，也要保持這個態度，我們不知道孔子的境界，不知道我們就不要亂批評，而去輕視孔子。那孔子可能也是什麼佛菩薩示現的，這個我們不知道，《普門品》裡面講三十二應身，所以都不能輕視。

『孟武伯問子路仁乎？』

「孔子提倡仁，孟武伯問孔子親近的學生，那個人是仁者。」

「先問老學生：子路仁乎？」說子路他是不是一個仁者？「吾的希望是出人才，不為名利，能夠講，自有天爵，人爵則可以要也可以不要。你們不會說話，會念書才能說話，所謂：念了詩經會說話，念了易經會算卦。易卦如數學，有一定的規矩，手中有掌中經，掐指一算，這不是迷信。」這裡雪廬老人講，他講《論語》是希望出人才，不為名利。不為名不為利，能夠講自然有天爵，人爵就是人間的名利可以要，也可以不要。要會說話，就是要先會念書才會說話。舉出《詩經》，念了《詩經》才會說話，念了《易經》就會算卦。所以易卦如同數學，它有一定的規矩，手中有掌中經，掐指一算，就可以算出什麼事情來了，這個不是迷信。

『子曰：不知也。』

「孟武伯問子路仁乎？」子路他是仁者嗎？「子曰：不知也，」這個不知，「若解釋為不知道，就必須掌嘴。」這個很關鍵的，我們一般可能都會解釋為不知道，但是這裡這個意思不是不知道。所以雪廬老人講，若解釋為不知道那就必須掌嘴了。「子路為孔子的學生，而且孔子能算卦，境界很高，如何會不知道？」就是孔子

他會算卦，而且子路又是孔子的學生，他怎麼會不知道？所以這裡不能解釋為不知道。「你們一個字也不會懂，一字有十幾種說法。」這個的確我們現在人是不懂，就是一個字也不懂，因為一個字有十幾種的說法，看用在什麼地方，它的解釋不一樣。

「孔子不但會說話，而且會算卦，知道提問者的心理，孔子這樣答，知道孟武伯不會滿意，所以等孟武伯再問孔子再答。不知也，你問仁，吾無法講，不甚清楚，這與不知道不同，不清楚是還知道一點。」這個意思就不一樣，這是不知，這裡就是不是很清楚，不是很清楚還是知道一些。這個跟不知道的意思還是不一樣。

『又問。』

「又問，孔子之道，要緊在仁」，仁慈這個仁。「皇侃疏引范甯云：仁道宏遠。仁又寬宏又久遠，很難講，來問的人就是不明白仁字」，不明白仁這個字。「若明白，便會問某人仁的境界是如何。顏回三月不違仁，其餘的學生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這顏回三個月他不違背仁，其他的學生就沒有像顏回這樣。「有人一天想到一次仁，親近孔子的高足，或許幾天有一次想到仁」，這是親近孔子的。「再其次一點，或許幾個月才有一次想到仁。吾以比喻來說明，你們念佛能一心不亂便算是仁了」，舉出我們念佛法門，如果我們念到一心不亂就算是有仁。「你們能三月一心不亂嗎？」就是念佛念三個月，三個月當中有一心不亂嗎？如果三個月當中一心不亂那就有仁了。「台中打方便佛七，佛七當中的功夫如何？沒有功夫可說。你們能夠三月淨念相繼嗎？你一天當中，淨念相繼有幾時？」這個開示的確非常重要的，特別對我們念佛人很關鍵，的確我們自己反省反省，我們一天當中二十四小時，有幾念是淨念？是在念佛。我們一反省就不難發現了，的確沒有，可能偶爾有一、二個念佛的念頭。其他都是妄念了，不是淨念相繼。

「注解說：仲由未能有之，不能說子路全有仁。無禪有淨土，你們有淨土嗎？非獎誘之教，故託云不知也。」無禪有淨土，就是我們沒有參禪有淨土，雪廬老人問，我們有淨土嗎？不是念佛就有淨土了，這一定要明白，我們念佛人一定要明白。所以非獎誘之教，故託云不知也。「仁是自己的功夫，不是獎勵就能做到。仁是最要緊的一字，必得任重道遠。」

「餘論，程瑤田論學小記：仁至重至難，故曾子云任重道遠，死而後已，沒有死不可以說這個人如何，蓋棺才可以論定。」

「又問，沒有提問什麼，不是又問其仁如何，孔子身通六藝，學生還學其他的，孔子答覆說某某他的仁沒有成功，但是有成功的事情。」仁是個人他自己的功夫境界。孔子答覆說，某某他的仁沒有成功，還沒有達到境界，但是他有做出成功的事情。

『子曰：由也，千乘之國，可使治其賦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』

孔子講，「千乘之國（千乘就是大國），政治不長久，有毛病就必須變化，從前是井田制度，八家共同耕作一塊公田，後來又發展出兵車。你們別怕幹小事，你能指揮十輛兵車嗎？別人辦不了，你能辦得了嗎？你能辦多少就辦多少，沒有才幹而辦事就會害人。千乘之國能出一千輛兵車，為大國，可使治其賦也。賦，出兵車，子路能使大國出兵車而不亂，而且能領兵車作戰，所以子路說：子行三軍則誰與？加一個可字，便不容易，不知其仁也，至於仁的程度，吾不清楚」，這裡沒有褒貶的意思。孔子說，子路他可以指揮一千輛的兵車作戰，他有這個能力。但是不知其仁也，至於他仁的境界到什麼程度，我不清楚。接下來再問第二個：

『求也何如？』

「求也何如，冉求，十大弟子之一，問何如」，先問子路，接著問冉求，「何如便有含蓄的意味，這段仍然是問仁。」這段也是

問仁，說冉求他的仁如何？

『子曰：求也，千室之邑，百乘之家，可使為之宰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』

「宰就是領袖」，我們現在講領導，他可以當領導。孔子說打仗子路可以，子路行。「政治才能那就是冉求。今日台灣有一位仲由，有一位冉求就行了，但是沒有辦外交的人也不可以。」這是雪廬老人舉出當時在台灣，如果有一位仲由，一位冉求，那這樣就可以把這個地方治理得好。但是沒有辦外交的人才也不可以，也必須要有外交人才。接下來再問：

『赤也何如？』

「孟武伯又問：赤也何如？問公西華」，公西華這個人他的仁又如何？「孔子說：束帶立於朝，穿朝服，束起帶子，位居朝廷。」

『子曰：赤也，束帶立於朝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不知其仁也。』

「可使與賓客言也，四書辨證」，《四書辨證》這個書裡面有注解。「賓與客不同，有各國的諸侯、使臣，以及使臣的使臣，地位大的為賓，地位下的為客。賓又有大小的差別，客也是如此，如往生也有九品一般。辦外交，重要在於不可結交沒有良心的人，像日本、美國的三豎（日本：田中義一、田中角榮。美國：尼克森、卡特、季辛吉），沒有眼光，帶來全球的禍害，也害了自己。賓客來都是有外交，患難才更需要朋友。公西華能夠辦外交，大賓小賓，大客小客都能辦，也不得了。至於公西華的仁，我也不大清楚。」

「這一章說軍事、政治、外交，古時候的讀書人看不出來。不管做什麼事都要有人才，幹什麼都必須專精一條，否則就是無用的

人。」

好，這一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個地方，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